

陈农村 著

孫武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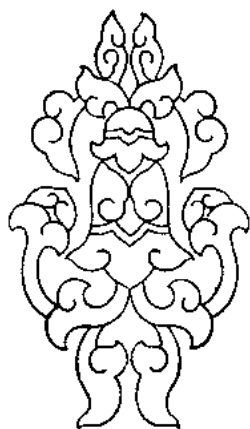
山东友谊出版社



孫武演義

陈农村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鲁新登字 12 号

孙武演义

陈农村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2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551-672-3

I·154 定价:13.00 元

序

孙子名武，字长卿，后人又称孙武子或吴孙子。他的祖父田书曾是齐国的大夫，因作战有功，齐景公赐他姓孙，封地在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孙武生长在春秋时期动荡年代，出身于军事世家，成长于兵学传统悠久的齐地，且博学多才、通古博今，既能“擒敌立胜”，又能“垂著篇籍”，其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兵书。《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从战国时代起开始广泛传播。它是哺育我国历代名将名帅的乳汁，是指导他们在战争中夺取胜利的理论武器，也是治军、练兵的教科书。《孙子兵法》自公元8世纪流传到国外后，备受各方的赞赏和推崇，如被称之为“韬略之神髓”、“武经之冠冕”、“居世界兵书之王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形成了一股“孙子热”，英、美、日等国把《孙子兵法》列为军事指挥院校的教科书。据报道，在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在战场上仍坚持学习《孙子兵法》，研究取胜之道。

孙武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当今世界的军事和战略研究领域占有显赫位置，其许多原理还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商业、教育、管理、体育、医疗保健等部门。美、日、西德等国家及港台地区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推广到企业间的竞争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来，涌现出了许多巧用兵家谋略，获得成功的企业与企业家。

孙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孙武的军事思想不仅是一些政治领袖、军事统帅制定政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也是一些精明的企业家在激烈的商战中出奇制胜的法宝。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史籍上对他的记载却是支离破碎的。即使文学作品，迄今为止，人们也尚未看到一个完整塑造、再现这一历史名人的鲜活形象。陈农村同志长期从事出版工作，近年来他潜心研究大量历史资料，同时吸收当代人研究成果，写出了《孙武演义》一书，这对进一步研究、认识孙武，无疑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感于此，在《孙武演义》即将出版之际，我欣然命笔，聊表数语，以示祝贺。同时，期望更多的有志者，积极参加宣传孙武，开展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活动，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华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王道玉

1995年5月于滨州

目 录

第 一 回	收民心 田氏立基业 悬彩弓 宦门降英才	1
第 二 回	建奇功 孙书得封赐 寄厚望 老将授兵法	11
第 三 回	齐景公 图霸得勇士 晏平仲 二桃除三杰	21
第 四 回	聘良将 相国赴东海 论战策 布衣进齐宫	29
第 五 回	退敌寇 大将展风采 害功臣 四族起刀兵	37
第 六 回	遇贼店 仗义除邪恶 访山庄 乘兴问忠良	49
第 七 回	论谋略 王栩评重耳 说智勇 史叟忆曹刿	58
第 八 回	过泗水 幸会一鸿儒 赴宋国 智斗两鬼王	68

第 九 回	守墓人	沉痛述国耻	
	东皋公	说医论兵法	78
第 十 回	怀家仇	伍员投吴国	
	谋王位	姬光访豪杰	90
第 十 一 回	紫竹林	三贤喜相遇	
	罗浮山	双英结兄弟	98
第 十 二 回	公子光	设宴刺王僚	
	伍子胥	上山聘孙武	107
第 十 三 回	谋自强	阖闾求贤才	
	修兵书	孙武查地形	117
第 十 四 回	得大将	吴宫问国政	
	练女兵	校场斩美姬	127
第 十 五 回	议伐楚	将军说军制	
	识贤能	吴王拒谏言	137
第 十 六 回	展锋芒	孙武平两国	
	陷穷途	掩余守养城	144
第 十 七 回	设候奄	被离授军职	
	破三城	伍员立奇功	155
第 十 八 回	得内应	孙武破养邑	
	受怂恿	阖闾轻出师	165
第 十 九 回	议对策	楚国谋结盟	
	攻檇李	吴越始交兵	174
第 二 十 回	痴情女	难圆怀春梦	
	马屁精	殷勤修墓祠	183
第二十一回	舒鸠氏	谎言赚敌国	
	楚令尹	昏庸丧水师	191
第二十二回	楚昭王	枕边得湛卢	

	胡风子	宫中相宝剑	200
第二十三回	遣二姬	和亲赴郑宋	
	聘剑师	祭炉牛首山	208
第二十四回	楚囊瓦	贪婪索财宝	
	蔡昭侯	质子求救兵	218
第二十五回	集二军	誓师伐楚国	
	会唐蔡	履险出奇兵	227
第二十六回	武城黑	献计误主帅	
	沈尹戌	舍身殉国家	236
第二十七回	伍子胥	因麦筑驴磨	
	孙长卿	水淹纪南城	245
第二十八回	入郢都	阖闾纵淫乐	
	鞭工尸	伍员报家仇	253
第二十九回	叩船桨	渔夫解郑难	
	掷飞镖	刺客惊吴营	263
第三十回	奔雍州	包胥乞秦师	
	回姑苏	阖闾平内讧	272
第三十一回	退吴师	子西封华胜	
	辞相位	孙武隐行踪	281
第三十二回	享安乐	吴王兴土木	
	信谗言	阖闾大搜山	289

附

与本书有关的大事年表	298
孙武世系表	302

第一回 收民心 田氏立基业 悬彩弓 宦门降英才

天地玄黄，日月洪荒。当漫长的历史长河推进到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崩溃，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各派的代表人物亦如群星璀璨、光芒四射，使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丰富而复杂。此时周室衰微、群雄并起，一场场诸侯间的征战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拉开序幕并日见激烈。

经过反复的较量，最先称霸于中原的是东方的齐国。其时齐桓公姜小白任用贤相管仲，内行富国强兵之政，外施尊王攘夷之策，国力强大，威望日高，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皆仰仗齐国的保护，所以被中原诸侯尊为盟主。后来孔子论及齐国的霸业时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其推崇之高。

一日，齐桓公正与管仲计议朝政，侍臣来报：“陈国公子完前来投奔主公！”

桓公眉头一扬，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管仲问道：“噢，陈完来奔，恐是国中又生内乱吧？”

管仲离席拱手应道：“臣略知内情。”

“为寡人说来！”

“这陈完乃是陈厉公陈他之子，因这陈他是借母家蔡国之力

弑陈桓公而自立，故而桓公之子陈林对厉公怀恨在心，蓄志为父报仇。后来陈林杀厉公自立为庄公，庄公歿后又立其弟杵臼为君，是为陈宣公，宣公疑公子御寇谋反，收而杀之。平日陈完与御寇极为相善，此次出奔，定是为避祸而来。”

“噢，既是如此，相国以为如何处置为好？”

“臣以为，主公身为盟主，王室尊崇，诸侯拥戴，天下归心，自应有吊民伐罪、扶危济困之责。公子陈完素有贤名，虽是途穷来投，亦是齐国兴旺之兆，以臣之见，还是接纳为好。”

“嗯，相国之言有理。”

管仲见桓公已经首肯，便向殿下喝道：“引陈完进殿！”

不一会，陈完进见，叩拜于殿下。

“家门不幸，国中多难，小臣久慕齐侯高义，特来投奔，万望收纳！”

桓公看那陈完虽有疲惫之色，却也是仪表堂堂、气度不俗，心中已有几分喜爱，随即安慰一番，又说：“寡人久闻公子贤名，今日来投正好助寡人一臂之力。公子在陈既为大夫，在齐也应居卿位。”

陈完听了，一面叩谢，一面推辞说：“亡命之人蒙君侯见纳，保全性命存先君之脉，已是再生之恩，不敢无功受禄，忝居高位！”

管仲说：“主公，可使公子暂居工正之职，日后再委重任不迟。”

这工正之职虽然不算高位，但一应宫室兴造、礼器修制皆属其统辖，也算是君王的近臣，管仲如此安排，也是先试陈完的才能，以后再行擢升。

桓公说：“也好，果然是谦谦君子！”

陈完赶忙谢恩。

桓公见陈完言语谨慎、态度谦恭，且今日来投正合管仲天下归心之说，心中愈益高兴，当晚即在前殿设宴款待。席间陈完称颂桓公功德，群臣也不住献酒祝贺，桓公兴致更高，又唤宫女歌舞助兴。

陈完看滴漏之表已指深夜，离席奏道：“臣受此礼遇，深为不安，臣闻有礼亦须有节，如今齐国霸业方兴，不可耽于酒乐而丧进取之志，今日君臣欢宴已是尽兴，如再饮恐酒过礼乱，有失君臣之礼，望主公节制！”

群臣见陈完在桓公兴头上说出此话，定会惹得桓公恼怒，不想桓公听后，顿时放下酒杯说道：“陈卿方来投奔，即能进忠言于寡人之前，真乃忠诚知礼之士也。如今荆楚北渐，戎狄南侵，诸侯间弑夺篡政之事迭起，寡人正欲拨乱澄清，以张齐国霸业。先君好酒，不听国政，遂有姑焚之祸，足可引为儆戒。自此之后，寡人与众卿，锐意进取，不可懈怠！”说着一挥手说：“罢宴！”

众臣见桓公对陈完如此敬重，也自刮目相看，且那陈完处事谨慎，待人有礼，在朝中上下深得众望，桓公对陈完愈益器重，一年后即授大夫之职，并赐田地陈氏采邑，陈完感桓公厚待之恩，遂改姓为田，大臣懿仲又以爱女嫁与田完为妻，自此田氏世代为齐国之卿。

桓公、管仲既死，齐霸业逐渐衰落，公卿大夫势力崛起，齐国的国氏、高氏、庆氏、管氏、田氏等都成为势力强大的世族，甚至拥有废立国君的实力。周灵王二十四年，右卿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立姜光之弟姜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周灵王二十六年，左相庆丰又杀崔杼而专齐国之政，紧接着田、鲍、高、栾四族共讨庆丰，尽灭庆氏之党，庆丰逃往吴国。

庆丰被逐，庆氏家产遂被四族瓜分。而田氏大夫田桓将所得一百余车木材分给诸大夫，朝中之人无不称颂田氏的贤德，投靠

和支持田氏的人也越来越多。

田氏的壮大，引起高、栾两族的忌恨，自此四族分为两党。有一天，栾施、高强二人聚在一起饮酒，发泄对田、鲍两家的不满，家奴高竖添酒时，不慎将高强的衣袖浇湿，高强正在烦恼，不禁怒从心起，令家宰把高竖拖下去狠狠鞭打了一顿。

平时高强对高竖亦很刻薄，现在又因小过把他打得遍体伤痕，高竖越想越气，连夜忍着伤痛投到田桓府中，说有要事报告。

“高强对田大夫隐恨已久。昨日在家与栾施商议尽起家兵来攻田、鲍两家，我入室送酒，那高强却说我偷听机密，我分辨了一句，即被毒打一顿。”说着又掀起衣服让田桓看。“我早已不堪高氏的暴虐，望田大夫收留庇护！”

田桓一听大惊，问道：“两家何时来攻？”

高竖说：“约定明日午时！”

田桓听了深信不疑，急忙命家宰田遇华召集家兵，准备兵甲车辆，又命高竖告知鲍国。第二日，两家合兵一处开往高府，不想途中正遇栾施，栾施并不知情，拱手问道：“二位倾家出动，有何要事？”

鲍国虚应一声说：“桓子有一家奴叛逃，我们前往捉拿！”说罢带众人匆匆而过。

田桓对鲍国说：“看来栾施并无准备，高竖之言不实。”

鲍国说：“且不管他，既已起兵，不能就此罢手，正好乘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田、鲍两族家兵将高府团团围住，高强自昨夜醉卧尚有三分酒意，待听得外边咚咚撞门方才清醒过来，急忙聚集家兵防守。

此时栾施亦知真情，急忙带兵进宫，想挟持景公攻击田、鲍两家，景公得报，急命关闭宫门，派人去宣相国晏婴入朝。晏婴得旨，慌忙登车。此时满城纷纷扬扬，杀气弥漫。晏婴一路上不断

被家兵拉住纠缠，待进入宫中已是衣冠不整，气喘吁吁，一副狼狈样子。此时景公如得了救星一般：“四族相互攻打，已经祸及宫门，相国你看如何是好？”

晏婴说：“四族仇隙，由来已久，两方擅起甲兵，都有罪过。不过现在朝中大夫都站在田桓一边，满城的百姓正在助田、鲍攻打栾、高两家，为今之计，只能先顺民意，逐高强、栾施，平息内乱再说！”

景公依晏婴之计，遂命大夫王黑带一队宫中卫士援助田、鲍两家。栾施、高强本已支持不住，见王黑又来助战，自料难以抵挡。只好杀开一条血路逃走。田桓、鲍国随即把两家老幼驱走，采邑、家财尽为田、鲍两家所得。

大夫采邑，本是国君所封，现在竟然相互侵夺瓜分。齐国朝政混乱，以至如此。晏婴为官清廉，处事灵活，在国中素有重望，但对于长期的世族之争也无良策，只是调和维持而已。对一些越轨之事也只是婉转制止。他对田桓说：“大夫未奉君命驱逐大臣，已属不当。今又分其家产，必遭国人非议，依我之见，不如将两族封地、家财献于公室，两家老幼也要妥善安置。此中得失，望大夫权衡！”

田桓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早已注重收络人心，经晏婴点拨，心领神会，欣然从命。即将栾、高两家田产登记造册，献于景公，又将搜得的珍宝进奉景公之母孟姬。孟姬得了好处，心中自然高兴，便对景公说：“栾、高两家，横行无忌，已为公室之害。田桓剪除强暴，也是有功于朝廷的，不如将栾施、高强的封地赐给他，以示褒奖！”

景公听了母亲的话，自然照办。自此田氏拥有比其他大夫多数倍的田产，财势更盛。田桓又用家财遍施于公室家族和公卿大夫；百姓中贫困孤苦者，也都得到他的周济；凡有借贷总是大斗

出、小斗进，无力偿还者，立即焚毁借券，这样以来，不仅讨得朝中上下的喜欢，大量民众也纷纷投奔田氏门下变作“隐民”。

自栾、高被逐，田、鲍得势。田桓三个儿子俱授大夫之职。晏婴虽为大夫专权而忧，此时亦不得不倚重于田氏。

且说田桓三子，名书字子占，自幼好兵习武，很有勇力，庄公时就屡建战功，至景公时已是齐国名将。一日，田书出征归来，在宫中回禀交割完毕，遂回府中，儿子田凭率家人早在门前迎接。田书见门上悬一彩色弓箭，心中大喜，也不应家人的问候，大踏步奔入府中。

原来周朝制度，士族尚武，家中生下男儿，即在门上挂一彩弓，称之为“悬弧之仪”。

田书甲冑不脱，战袍不解，大声喊道：“快抱孙孙我看！”

田凭忙叫家人把二个月儿子捧到田书面前。田书见那襁褓中的孙儿宽额圆面，红彤彤的脸蛋晶莹闪亮，散发着婴儿的香气，正抱着一只精巧的小弓酣睡。田书满脸绽笑，低声问道：“噢，这孩子如何抱一张弓睡觉？”

田凭赶忙回答说：“这孩子出生一个月，就爱抓刀摸剑，不然就哭嚎不止，家人恐为兵器所伤，所以做了一张小弓给他玩耍。想不到他爱不释手，连睡觉也自抱着。”

“噢，竟有这事！”田书轻轻把弓从孙儿怀中抽出，只见小嘴动了几下，睁开一双亮晶的眼睛，注视着——一张苍老的面孔。田书把脸贴上去亲了一下，接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此时田书喜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周围家人的称赞一声也没听见，他抹了抹眼泪，自言自语地说：“田氏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田氏自归齐以后，人丁兴旺，英才辈出，至田凭长成后，却令田书十分丧气。那田凭教之于文不习，操之于武不练，加之田书经常征战在外，家中又无约束，田凭和一班纨绔子弟搅在一起，

整日里斗鸡走狗，不务正业。田书也曾教导、训斥，继之以责打。只是那田凭如顽石一般，不曾有一点变化，气得田书时常责骂：“将门中如何养出一只赖皮狗来！”如今田书见孙子在襁褓就显出如此天资，如何不喜。田书家中之人从田书那老泪纵横的慨叹中，都意识到这孩子的不凡。

田凭见父亲只顾喜爱孙子，没有查问他的事，心中顿感轻松。他讨好地对田书说：“孩子出生后，朝中大夫都来贺过，只等父亲回来给孩子取名了。”

田书美美地看着咿咿呀呀的孙儿说：“就取一个‘武’字吧，这孩子今后定能继承田氏的衣钵。”接着又敛起笑容瞪着田凭说：“不象你这样的蠢才！你如今也是为父之人了，还不思处身立世之道，难道一辈子就如此混下去不成！”

田凭无言以对，唯唯而退。

按照周制，公卿大夫子弟，八岁即入小学接受教育。临淄城稷门建有官学一座。田书望孙成才心切，不待田武年满八岁就进官学。那田武虽是小小年纪，却沉默寡言，孤傲不群，不似同龄儿童那般顽皮活泼。学童年满十五岁之后，始授以射御之课，田武勤学苦练，又特灵性，所以射御、剑法均已超群，极受学官的看重。这官学中都是公卿子弟，大多骄横跋扈，哪有几个肯下苦功的，田武更显得出类拔萃。

此时栾施、高强早已贿赂景公回国复职，四族之间，仍是势均力敌，各不相让，在官学中的子弟也自然形成两个营垒。还有一个叫庄贾的，其父在朝中依附栾、高一党，在学中也靠在栾、高两家子弟一边。田武的卓异出众，使一般学子黯然失色，学官又常以田武为榜样教训他们，这更使庄贾一伙气恼忌恨，算计着惩治一下田武，出出这口闷气。

一天，庄贾、高贯、栾虎三人满脸堆笑来邀田武郊游。田武不好拒绝，只好同去。出了临淄城，山色如黛，满眼青绿，四人如出笼的小鸟，庄贾三人又跑又跳，田武也觉得心旷神怡。栾虎指着前面的一座小山丘说：“听说那上边有一种野枣，吃了能益智提神，咱们上去看看！”接着向庄贾使了一下眼色，带头跑了上去。田武随他们爬上小山，果然是密密麻麻的野枣树，上面结满亮晶晶的鲜红的小枣。

大家正在高高兴兴展开衣襟摘枣，突然不知从哪里跳出两个大汉，赤着膀子，恶神一般地喝道：“这几个小子听着，都把钱财留下，不然的话，一顿拳头之后，剥光衣服叫你们光着身子回去！”庄贾一伙撒腿就跑，田武毫无防备，被一个大汉抓住提起三尺来高，说：“捉住这一个，就跑不了你们一伙！”

田武被悬在半空，很快镇定下来，他把腿一扬把对面的大汉踢倒，又用拳头猛力往上一顶，重重地打在捉住他的那人的下巴上，只听得“啊”的大叫一声，大汉松开了田武。那汉子满嘴流血，捧着下巴哇哇乱叫，另一个在地下刚要爬起来，被田武抽出剑来顶住。田武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快说实话，不然给你们开膛破肚！”

“我……”那人吞吞吐吐不敢实言，斜着眼睛往山下望了一下又把话停住。

田武将剑往下一按，冰凉的剑刃立即在那汉子的肚上陷下去。

“我说，我说，我俩是栾大夫家的门客，几位公子叫我们假装强盗试试你的武艺，并无加害的意思。这实在不是我们的主意，望田公子开恩！”

田武一听这才明白，出来郊游是庄贾一伙人设的圈套。田武见两个汉子虽然身材肥胖魁梧，其实武艺稀松，不仅心中好笑，

看来是在栾府混饭吃的。他收起剑对着两个人说：“都起来，叫他们出来说个明白！”

两人听了，象遇了大赦一样，慌忙爬起来，一瘸一拐地领着田武向山下寻来。此时庄贾一伙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看动静，不想这两个门客被田武轻易制服，看两人那副狼狈样子，自己料也难以抵挡，不禁个个心里发慌。那栾虎还不死心，捡起一块石头朝田武砸来。正巧落在一个门客脚上，只听哎哟一声，那人跌倒在地。

田武大声喊道：“栾虎，我与你们无怨无仇，为什么设计害我！”说着提剑追了过去。

庄贾三人慌忙向野枣林中逃去，那知这林中针刺密布，三人手脸都被划得鲜血淋漓，又迷失了方向，在林中急的连哭带叫，高声向田武讨饶。

田武对两个门客说：“去把他们领出来！”两人皱着眉头，迟迟不动。田武大声说：“丢了他们，你们罪加一等，还不快去！”两人只好硬着头皮，光着膀子钻进枣林，一面喊着：“公子，这里来！”

不一会庄贾三个被两个门客从枣林中接了出来，一个个伤痕累累，面目全非。田武气愤地说：“我等同窗共读，也算是学友，又不曾伤害你们，为什么暗算我！”三人无言以对，栾虎、高贯都把怨恨的目光投向庄贾。田武看出庄贾是主谋，也不再追问。两个门客相互搀扶着，庄贾三人垂头丧气，田武象押着一群俘虏一样走回临淄城。

两个门客败在一个少年手下，自觉无脸见人，何况几位公子都受了伤，难以向栾家交待，只好连夜逃走。

再说栾虎三人回家，父母见他们衣衫破烂，满脸伤痕，大吃一惊，忙问原因。庄贾却说是同学出游被田武欺侮，又添油加醋